

樓山堂集

樓山堂遺文卷之五

貴池吳應箕著

與江督袁臨侯書

不肖應箕竊在下風之日久矣昨歲明公之受事也適在
秋事會獵之期不肖時方避客山居未一仰溷千旄自據
心腹迄今悵憾今因左兵東下南中一日數驚而又實無
一備公卿雖多事權不一且大度者寔少卽有忠言至計
誰爲聽之則亦誰能行之適聞明公駐師江口此固許歷
効忠之會而鄧尉進計之時也不肖請一昂首論列之可
乎今之論者曰左未嘗叛奈何激之使叛且未能制左之

命設用兵者效使國家多一賊則咎將誰歸夫不能制左
之命而遽議用兵誠爲非計但謂左未必叛而示以羈縻
欲使之復爲我用是真遵養時賊而江南之禍恐不可言
矣夫左卽不移師武昌不縱兵擄掠而荆襄承德破矣撫
按死矣。顯陵焚矣其罪已在不赦况逍遙渡江自武昌
而九江自九江而池州一路。掠千里爲墟奪船三四千
凡楡船官船糧船貨船無一得免者然則諸閩之稅其將
問諸水濱矣卽敵邑漕糧搶去一萬五千則他可知敵府
一府之官皆奪而據之則他又可知而江楚漕糧則亦付
之壯哉雀鼠矣至於兵到之處上自湖口下至繁昌巨鎮

大族窮鄉僻戶無不遭其焚遭其擄遭其淫遭其殺慘毒較諸賊尤爲過之于此而曰左猶可原也是欲王朴賀人龍索命于地下于此而曰左尙可用是必使穀城之事再見江南矣有是理哉且左誠公然名叛則我亦知所以應之毘可患者其事甚于作逆而又陽以忠義自許徒使無識之公卿受其惶惑而苟且之當事倖爲粗安且有見其撤回蕪湖之賊衆便侈爲歸放之大功嗚呼言至于此眞可痛畏矣不肖觀左師自避關之後屍居餘氣不足畏矣卽其果謀不軌亦嘗以三策料之其擁兵九江橫截江路使京陵不知所以應者上也直趨淮揚使南北分囂若救

者爲次若徘徊池太介于叛不叛之間而其兵徂于掠擄水陸不相照應此爲下策矣又以三策自料左馬兵不過三千渡江以來皆已疲竭又擄舟而處不習水勢人雖衆而心散可以一炬而盡此上計也以我之兵力恐喝使不得不聽吾命然後畫廬江而處之藉其精兵共圖獻逆而使其老弱屯田此爲中策置池州于度外甘詞厚幣以與倖其還楚而不爲善後之慮此豈下策爲無策矣雖然能使左之唯我處置乎不能也我雖不能制彼而彼已自居下策此時而用吾中策以明公之威望加以將勇兵強始以愚彼或勉強暫聽然其衆號十餘萬卽目前亦安得

此無碍之餉以養不可保之亂卒乎明公誠從社稷起見
春秋出疆之義專之可也一面拜疏暴其罪惡一面部署
如愚所謂上策者出其不意使迅雷不及掩耳一鼓滅之
則可以撫潰卒以成一旅是役也上以張天討而下以保
江南遠以寒賊胆而近以除民害雖往者六王之功不烈
于此矣若出愚中策政恐費他日躊躇耳昨不肯以左帥
情形達之敝鄉太宰及當路同社諸君欲其主持廟算
陽以殺賊自贖羈左帥而陰以出奇制勝屬之明公且誦
言非明公不能辦此度諸公未有不以愚見爲然者也伏
爲裁制幸甚

侯叔岱序

天下之文不過數方方不過數人方則有非邑之異人則有後先之殊要有其人焉而方以重有其方焉而天下以傳然所謂方與人者蓋合疆域時代而統言之也非其一邑一家之謂也而亦有其一邑一家者則河南之有商丘商丘之有侯氏非乎商丘特一方中之方耳而其人興于一時且起于同產者吾所知有吳焉有徐焉有張焉有劉焉有常焉之數家者非高籍咸之聲卽著機雲之譽斯已異矣而莫盛于侯氏予與侯氏諸子之交也自朝宗始常欲因朝宗以識諸子于是使之私爲品目知若思之温毅

長乘之淵渾仲衡之精密而所稱才鋒神爵者謂無叔岱
若也余年與諸子交則所言如折左券至其懷大志負遠
畧踔厲駿發咸欲一當斯世者則所見似爲過之使此數
子者遠在異代武散在天下猶將鷹揚虎視使人歎美其
方追邇其然而生于同時且近在一邑又聚于一家以云
盛事豈不信哉今叔岱刻其文使余序之夫侯氏之女見
而天下次矣而要未有深知其人者余因文而知其人又
因人而序其文使讀者如其踔厲駿發欲一當斯世者卽
文中已可彷彿邇之則叔岱猶是侯氏中之一人也而孰
知予所謂天下不過數人者叔岱卽其一也哉

陳殿贊序

時文小道也而梁小道乎言功令則主制也論青趣則聖
蘊也而竭天下之才智以從事于此則成一風會焉是故
人心之邪正世道之治亂不盡見于此而往也驗于此今
天下困于一患師無紀律勇于掠而怯于戰名爲兵實賊
也官無氣節奔北不恤降屈不恥而仗節死義者百無一
二名爲士亦實賊也嗚呼此待今日知之乎予蓋讀數年
以來之文而傷之矣割裂經史之義引六朝五代靡雜之
詞名爲文亦實賊也如此者又征比得氣去繇其所生心
者以推究其害故無紀律者皆無法度者漸積之餘而無

氣節者卽無理義者鹵莽之効也以是而言今日之文豈
小變哉而吾黨之士憂之者不能數人又皆數奇伏處不
能有所乘藉以肆其維挽之力今年讀陳殿贊之文而異
之其爲文抒導性靈而無不根極于理要驟馳古今而未
嘗踰越于法矩殿贊曰吾于文不敢爲誣經昧制者而已
矣假殿贊得氣去必將以其治已者治人使文章一道收
摧陷廓清之功而余所謂名爲文其實賊者其害亦當少
已乎夫余也則終不能有所乘藉以肆其維挽之力者也
然而治亂邪正在也驗之于文則舍殿贊曷望焉

與中丞程公世昌書

不肖於中元日先約劉生以菲言而隨爲鄭太宰呼去意
欲拉不肖共棹江干親一祖別乃此老談日夜不得休比
聞于旄於廿六日東指不肖星馳至敝邑而鶴首已不可
及矣遙望江流但有悵恨卽當拜慶轅門而幕府初開百
務待理且明公以千秋相視則安知不以疎節取重也不
肖竊觀今日事勢本輕而未重任少而議多且諸鎮寸功
未暨而封號過崇陳請紛然而糾駁不及其敢于如此以
各方督撫之無重兵而自處于莫可誰何之勢耳觀此輩
舉動豈能北伐成功以明公之偉議壯猷爲時召虎當廟

堂之方嚮乘民心之浚歸地勢旣展布有資必念今日所爲恢復所爲雪恥者他余過爲之聲也而我則實有其事庶江東可以立國而亦不負天下所以有我與我所以期待之意夫劇孟匹夫隱若敵國睢陽一郡繫世安危况今日明公之據所資哉舟師不過防江之用而江南步卒無過徽寧夫馳萬里之滇黔募饑疲之客卒眞謂所期非所用而近在左右者乃無有言及亦可慨也昔澤潞竄爲弱卒自李抱眞練之而步兵爲天下冠况兩郡之民拳捷善鬪卽未練而已爲天下先乎不肯嘗游學二方習知其性情兼知其豪傑行當爲明公一陳之且善用兵者暴

其所長則破 之馬力者必步兵也此恐非徒讀父書者所能識耳而所用之將必盡絕竿牘識子儀于士伍拔武穆于行陣庶將來可以得其死力如此而諸鎮跋扈之氣可以少殺則將來成中興大業者非明公其誰且不肯觀今之時變其可憂不在寇而在 又不在外而在中則安得謂桓玄王敦無其人而蘇竣孫秀之不効出其變如此而我服登舟中流擊楫亦非不豫爲之規而可以倉猝應變者也則明公又將誰讓乎如曰吾已建威消萌必無此患然入爲樞相則蕪湖一鎮亦自是與國家相終始矣不肖觀明公布置無事不在人先而偶舉一事輒盡其狂

知高深之所不棄也嚴別駕清識敏才亦一時僅有而受
知寬濬卽明公左右間得此應手者誠一以爲快倘鄭帥
水師歸于戲下監軍一席允其選矣鄭先生淡語數端託
不肖親致之中秋時趨侍合堵可以一吐蓄積無任惶悚

北江四子序

北江四子者和州魯孺發戴敬夫全椒金天駟江浦徐道
潔所合刻之稿也曰北江者方同也四子者志一也集成
余得而序之先是癸酉孺發卽與余接因示同里戴敬夫
所著作余于是始知有立子以爲一州之中再見子敬公
瑾焉嗣與天駟交天駟卽天樞侍御之難弟也侍御大節
聞天下而有弟齊聲則天駟可知矣道潔求文于白下喜
與余躍余亦樂道之而四子者敦本務實不急表暴卽以
文見稱非其好也然四子之文又烏可以不見稱乎哉吾
聞之脈望經云天地之氣趨于東南文章泰盛此是天地

一病而歷下有言吳越之間詩書藏于闕闕超乘而上是爲難耳故余于東南之士則以文勝爲憂然亦不盡許其文于大江以北則喜其有直質而無流心夫文者生乎質者也以四子不急表暴之心爲文故魯之文也渾戴之文也毅金之文也端徐之文也潔其墳箎吹也則志一其豐沛起也則方同北江之文絲是爲天下望也又何疑哉夫今之兵荒交困民人流徙失業如江之北者地利盡矣四子生乎其地亦何樂以文見推卽吾之知四子不盡以文也夫然而稱四子之文有以也

答馮太僕書

妙倩去卒卒未奉一書已魯孺發索字呈候中間頗有感
歎昌黎羨一飽而李翱以天下爲憂後乃有醉翁知之笑
之若今之醉翁其知不肖者又不在易世矣言之當供一
噓近閱邸報銓憲踟躕于賂章揆地踉蹌于私敗盭差來
阿內之糾督師蒙踰期之論而叅誦經者出于郎署攻
伴食者半自新省卽此機兆似可大來而郭海一杖足令
敷天喪氣不肖謂我儕直當焚其筆硯而來教若日得于
官閒夫置先生于閒未聞夷吾可以偃息嗇霸卽使先生
不閒亦不知天下事當如何始訖耳不肖因上粟不給勉

事丹黃意其脩脯差足濟事而各方嗷也商賈暴足紙貴
國門事恐不可復得蓋救死不贖奚暇禮義其固然無足
怪矣緣是遂不敢至吳中而吳中之亂又相尋未已逡巡
白門爾抵觸亦可笑矣李驚必詩文讀之駭異楚風雄哉
無踰此君謹如命僭爲序其文呈教後幸付之其文亦代
評數首緣有冗俗未能卒業耳時方爲較讐所溷擬于是
月必陪杖履于瑯琊之麓孟嘉佳事已不及追若命爲記
序之文以發揚其盛事則不肯固未敢讓但貯一蕉葉酒
待之足矣臨啟依切統惟慈照

上龔拔臺書

生聞古豪傑之士凡欲有所建立者莫不先有可見之言
或言之于天子之庭或言之于公卿執政以下逮郡邑守
土之官蓋其事權不屬不能有所展布而于當世政治之
得失生民之利病又不忍嘿也而鬱之于胸于是起而發
憤削牘而上書雖未能必止之聽舍何如及所言之果能
行與否要之其敢言之氣寧使斥而不用決不甘嘿而不
言亦其素所蓄積者有如是也生愚下無知安敢自附豪
傑但自讀書識事以來亦嘗于當世之故有所用意揣摩
矣今 聖天子在上求治之心甚亟綜覈名寔虛已受言

凡在朝之士有所指陳時事者往匕朝奏疏而夕報行生
恨資會不偶無尺寸之藉得以天下之事盡言之 闕下
于是退而隱處又有所不甘遂先以郡縣利弊生所目擊
而熟籌者列爲條項久欲上書言之當事恐其以常情見
疑又中所載衙門等事多有格碍恐亦當事者所忌諱而
不樂聽今惟明公以 天子倚重之臣代巡茲地自持斧
以來蕩滌振刷爲前此僅見則生所條列之事政足爲今
日澄清之一助生何憚而不言乎生自天啟丙寅冬月爲
舍親王乾純授館親至汝寧所過眞陽息縣光州諸處見
其田畝荒蕪差賦煩苛胥徒橫恣生據耳目所及未嘗不

爲之流涕慨歎私謂天下之居官者其奉職無狀多此類也。比至汝陽則所見如隔彛夏始得聞明公當日之善政。殊悉于是竊高下風而願爲之編氓者有日矣。去歲一聞廵方之命生舉首加額重爲六郡有更生之幸故敢不避罪戾効此區區之末議生自爲諸生十有餘年矣所遇六七宗師試輒冠其儔伍雖郡國頗共聞名然非公不至。節司讖面者亦少。伏惟明公鑒其言事之心無他所言之事有據委懷下察賜與施行以不負生所蓄積敢言之心幸甚。

庚辰房牘序

庚辰會試房稿出東南操觚之士率有選書予不佞其一也書旣成爲文序之其言曰庚辰者今 皇上龍飛之第
五科也試卽五科言之則文章豈不開世風哉往在天啟
乙丑間海內鼎沸讀當時之文亦蒙昧雜亂令人惶惑作
者或不自知其然也不可謂非作者過也自皇上躬滌日
月繇戊辰至於今日經術之言間有與者則世道昌明此
亦其驗矣嗚呼文章風會之相繫詎不信哉毋何士之治
經術者以爲直用經語非也宜有以樽節其際于是抗談
先輩先輩者嘉隆以上有聲舉業之人抑又以爲經術之

言貴博而通之務在緣飾古人之文以爲文古文者左史
以來之諸書也斯二者豈盡謬歟浸淫而才弱智竭之士
拘守訓義其文畧存間架耳亦曰吾先輩也先輩也好古
文者耻之益爲馳騫至於勦襲衰朝之駢詞用後代不經
事以割裂經傳大義且盡棄制舉之法爲之亦曰古文古
文狀則卽二者相提而論此其罪過于妄談先輩者遠甚
夫子則嘗斷是獄矣嚮使先輩居今之日豈不知文章與
時變易而顧踽涼于無所損益之言執是說以告天下宜
不足服才人學子之心則使之跳而逐焉冀以古文駕其
勝而不知已自陷于離經畔道之科實皆言先輩者激之

也故二者之失均也幸其失今既昭朕于天下矣彼貌先
輩者豈不自顧索朕卽號爲能用古者興盡悲來塗抹可
厭則不得不還尋面目此亦自朕之勢也故爲是二者皆
度其皆有悔心焉語曰乘其悔而折之則易爲力則今之
選者事矣夫選已効人之文所以使後者之不質于所趨
也吾斷朕以爲前二者之過而壹創去其弊以求其言之
有合于道而止豈有他哉旣以屈首制科則宜人人有世
風之責卽無論天啟間事同學一經術之言而流失若此
此又安所望于經術之外哉故觀者循吾選之之意以治
文而文章世風之相繫是在爲文者歟是在選文者歟此

亦可浚思而得之矣

賓王集序

賓王集者集今年南京科舉士之文而梓之也今天下蓋多疑科舉不可得士于是數年以來數易制而士愈不可猝得然則設多端以留其趨者徒爲科舉士坐作聲價耳科舉曷可易哉吳子曰士之進取者誠舍科舉無繇矣亦有從科舉所繇進者思之乎其始不過倖而偶獲雋之文耳後此而三事而九列而蔭序試選念焉其文何文也卽不幸不獲然前此而優免矣廩食矣有司具資而設祖矣又還念焉其文何文也以無用之文無論得不得皆以糜國家慚寤寐如此士柰何以文自矜哉雖然舍科舉無繇

進矣非文卽從科舉進無繇故士今日所可退以自考者
猶文也傳曰進以正可以正邦文者固今日所爲進也士
誠于其文焉謹之則不負科舉者皆繇此之焉者也故集
曰賓王者爲科舉之士之文張之也然其邪其正夫亦可
因是而有所感矣己卯七月

易會序

易之存也以卜筮易以卜筮存而易之亾也久矣宋儒爲
註疏以明理本朝爲制義以取士夫然而易之不亾也庸
愈於卜筮乎夫卜筮者聖人假以前民非易遂爲卜筮之
書故爲京房焦贛之說則無易非易眞亾于卜筮也制義
者亦聖人假以取士恐士不通經不能適用不明註疏不
能通經不軌以制義之文而士且薄註疏爲不必習而經
亦不得通故易者不可謂制義之書然因制義以通註疏
因明註疏爲制義而後易之學不廢則卽謂存易于制義可
也何也極天下之數者不過于理窮天下之理者莫辨于

文制義者文之極則也以文範理以理準數而四聖人畫不能不卦卦不能不辭亦猶之是而已矣則卜筮之用與制舉之用孰存孰亾世必有能辨之者矣今世古學日荒文體愈降不獨易然獨易爲甚三十年中號爲專家之學者舉不可一二闕中牘則東西塗塞而已以此爲自獻之言天下事亦畧可知矣奚帝繫一經之存亾哉余也閱焉用取歷科取士之牘次第詮之登其雅正置其支離蓋于一經之文求不戾于制科者以庶幾見古聖人作易之大指則謂易以制義存者此存易于制義之意也夫易之亾也久矣余以理存之則以註疏存之則使制義存之制義

無可存而強使存于闕中之牘又安謂余選之足以存夫
余也鄙其謂易之存也則以是焉而已

梅斐伯序

予從白下至廣陵返棹時與梅無華水部遇于瓜步酌酒道故而其長公斐伯在坐予見其言不盡傾而意若自下心異之已而斐伯顧予京邸出其文相質蓋以予爲可與語文者也夫子則安知文哉吾請卽以宣之士言之可乎宣之友有沈眉生者與予交二十年如一日其始交也以文而寔不徒以文又有鏗自我者與予交一日而有千秋之契其始交也亦以文而寔不盡以文然則微予不知文卽文亦豈予所急哉夫當斐伯之言不盡傾意若自下時予已心儀之文字之外若夫本無所底而逐聲競譽以自

樓山坐遺文

卷之五

七

詭能文此非斐伯之所期而亦豈所以質予之意哉斐伯曰子言文而有不以文者是予志也雖然文亦烏可已乎吾其以子言還質于宣之兩先生

潘蜀藻序

潘生蜀藻一日以文質余余讀而歎之以爲未易才也生請曰江也何敢言文然寔有不能已于文者矣予謂命之爲文者率多本無有是而是其附焉者故馳逐汎濫皆從其附者而甚未幾本無是者見而附者舉索然盡耳若生有不能已于文者則推究其自出而文其末焉者矣夫以生之才何所不可而猶有未焉其文之思此其文亦安有不工者哉予讀生詩有家世薄安仁之句嗚呼推此志也生雖未焉其文可矣

與王乾純書

今天下制科運衰冠蓋福薄兩年之間死法死政者以千百數計思老先生抽簪之早林居之樂無論視彼當塗者腐鼠不啻卽如不肖老犬名場奔走擾攘仰顧高風亦應飛鳥之笑卑墮矣但聞老先生以土木勞神終年拮据家事似與頤養之理稍悖或老先生以木頭竹屑作衛武之金玉圭錫有非淺識小學所可測者未可知也然鄙言亦非無味者應當發老先生一大噓耳專擬數日間奉過尊府深傾教誨以終歲在外一切家務俱爲廢棄不得不料理此月之杪定當趨侍作一夜渡論耳不肖夙志入雍

相山先生集卷之五
二
以爲入山之退步著述事未敢讓人也昨刻小集亦前此
饋請不自知其可棄也奉呈作清夜一覽然中有抵諱犯
忌之言此不肖天性如是亦學問如是本鄉先達如老先
生相知者有幾亦當知不肖區區立言之志也憑穎不盡
欲宣

樓山堂遺文三續卷之六

貴池吳應箕著

三上鄭太宰書

箕流落一生志氣未沒從前同輩半已通籍今皆化爲烟埃行若狗彘安知天不畱箕以有待哉且生平師服惟一先生此事原當先生倡而應箕和但處時地先生有不能輕發者不若箕之拚棄身家卽不濟亦可愧天下之衣冠反顏從者耳昨承嚴訓審機度勢透暢軍機而不知池之抗順皆士大夫爲之寔不足畏也今金督撫照應應應箕如同一體已遣裨兵一千與箕合營並率黥兵四千過

羊棧岩且涇城已復饒金覆而巳過信州先生

試看征詔乃親筆者世有如此而不中者哉先生

當爲奮蹈歡呼且可當病中七發也督撫已題兼理池

太道事其意謂足當一面者又引詔書謂恢復建

東二邑昨差官賈詔手書諄切使即取二邑之糧以足

軍糈俟安頓和兵即往費邑然一切兼命先生幸爲之

倡率曉諭四鄉則更荷覆露矣即欲遣奉迎行

在先生賀表即使之賚爲至便也幸一一還示爲禱

非遠言不能悉

與劉輿父札

僕生平懷抱不得一吐今破家舉事始副本懷然此後事勢蝟穴門下當來助我意欲池下後出征然後奉迎耳尊翁子房長源定優爲之若臯羽所南此宋命已絕之時非可儼于今時也幸門下爲勸駕僕特立一營日中復營詰早攻西門幸密之他容嗣布

與李孟通札

與羣心盡奮獨池半化爲大洋良可浩歎其已爲撫臺題授監軍道今暫于白洋屯札以俟撤兵合勦是以斬還不知訛言又當何如也其破家舉事決不與共歎

日月而士馬亦漸精強此千載一時足下速來從我亦可
自奮也大丈夫不可爲流言所惑來卽于明早甚好當帶
馬疋家丁相隨也

寄家人札 乙酉七月

我生平志氣你們自知必要盡洗

復還

纔不

負三十年之名你們聽言驚恐大丈夫寧死忠義况不死
乎封侯拜相亦在人爲之耳

寄族父老札 乙酉十月

夫盡忠而妻死節夫何憾乎但恐鄉里爲不安耳死者爲
我收斂生者煩爲我安頓我此身已置之度外矣

又與族衆札 乙酉十月十五日

妻烈投崖女幼棄路相隨將士甘心同死慘動天地忠義
之事何不可爲于吾心一無所悔惟是死者代爲殞殮生
者代爲收恤一女二犬大家着眼我誓死報國身後事惟
諸君爲我表彰之

祭黃侍中先生文

惟神扶輿降英川嶽挺傑聖代殊科與朝酷節夙昔有稟
勵彼死關念逢其邇如券取折旒旒虎拜惜也幾哲朝服
江滸從容頃刻何以信之闔門瓦屑破眸羈魂橋頭貞魄
人亦有言既忠且烈爲睢陽頭爲侍中血爲吉水帶爲常
山舌豈無陳王亦有方鏡九石生異趨同轍屹然茲宇至
今髣髴日月經天光彩不滅人心未死秉懿好德嗟惟小
子幸承遺則捧檄觀闢仰藉提挈憫我同壤解茲陽厄輝
炳後先奕世昭揭嗚呼在天來歎求格

寄史閣部書

三承台示不肖亦三報命中間所以借箸前籌者頗悉心腹未密得一呈覽否但事勢日異而時不同淮安關係天下今且無言北伐但思何以奠安東南此真智勇交瘁之會也明公沈識定律爲時僅有目前佈置想有成局但恐事權不一未能肆志而愉快耳中朝旣不心競外鎮又復力爭此可憂之大而亦寓可喜之微知明公自能踰鄙意于言外也諸鎮之敢于跋扈者由督撫之無強兵督撫之無強兵者由紮制之多端而變通之無法豈明公在事而蹈嘗襲故哉世不多人時不可失不肖亦自負有眼淚

以識明公爲遇合之奇此時道路多梗不能一趨轅門用
布腹心惆悵之懷統恃神告臨啟依念不宣

虎丘公寓序

今天下所稱文物之區則首吳會哉其地既多名賢鉅公而士之有文章氣誼者亦足以奔走天下無難豈非以其爲輪蹄舟楫所環錯之地而聲聞易達亦其勢然也自吾黨二三人居其地最久所交游最習繇是江以上之士其與吾會接者猶襟袂也華陰成市嘗在虎丘雖其精舍相望至則下之而就館稅驂之費恒苦不繼于是陳子百史與予謀欲合予江以上同聲之友又嘗遊涉其地者共措金若干置一僧寮以爲公寓而開士聽雲則欣然願贖其舊業以爲居停至貲以衆舉之則易辦僧有賢者則事必

舉而予鄉之士既有寓屋則無論身至如婦而使得以奇
餐而郵筒不致沉絕則此後也蓋數便焉而亦世世以之
矣凡贖屋及葺輯之費計可百五十金上下諸友幸輸數
如例力厚者倍亦聽之

與許孟宏書

昨歲曾從錫山寓字未知已達記室否山川遼阻每恨不能披帷投束借仁兄藏書讀之又恨不能時時追隨相與訪遺編揆舊跡以爲觀覽之助言之徒有悵悵弟乙亥秋間居白下時與陳臥子訂有國璋之選逡巡未就今已四年所收集頗成帙矣已選而付梓然仁兄班張之業何可不引以爲重幸以平昔所作古文詩賦傾箚相授則成就弟者多矣而仁兄亦自爲千秋百世也至望至望王與遊詩稿幸並見惠若他家詩文爲弟未知者幸不惜寄示蓋見美則稱此我輩素心但傳世之文不能不珍重故以相

質耳郎君學業日進其樂可知弟所資以爲選者則德輿也德輿之在伯宗猶仁兄之有孝洞皆人倫之至樂也他容嗣布不一

重修高獲墓清風亭簿疏

郡北有故漢寓賢高敬公獲之墓狀郡志詳之矣
舊有祠當墓所湮廢成化正德間郡守何公覽志
表其清節葺塚構亭名清風旁創其庵令僧居之
奉祀以誌不朽歲久釋其貧不能修而首議于予
予曰唯賢者之德不可磨作者之意亦不可泯敢
沐浴敬敘其疏端云

漢代龍興哲人鴻漸竒功可勒幽節惟師一釣春江抗明
王之夢百年遺址高先生之風功所由成南陽半出漢不
能屈巖高兩公敬公媿子陵之高標此嶺畱敬公之駿骨

稽之于世已數百年想見其人如一二日遺二此處不爲

容而卒塋于此見秋浦之慶喜前遺四奉死如事生懷人

以及室朱顏華屋不掛頰于隱淪風雨敝廬寔用側于行

道事緣義起物以人芳山本無竒一經至止則拳石幽花

足興思于蔽芾亭惟有三凡其錯畫而廢椽斷礎俱動惜

于餼羊能同捐資皆緣好德用弘之一願分載之羣公壇

宇維新美墻如見清風礪漢家之節義孤塚增井邑之光

輝高僧理懺于翊明德照臨在上君子之德垂久而愈芳

精舍之供從茲以更始恭疏短引執爨前驅

與李源常書

在城卒卒未能盡吐腹心歸來擬奉造極談兼以消夏昨

小价

自南來傳仲馭書

先于四月從瀨江過九華共爲黃山

之游今以馮留仙離任反棹送之已從西子湖入新安同

張受先俟弟于白岳之麓則弟不得不于數日內促裝矣

今春曾受彼中之聘到新安不一二月即欲訪友東溯然

後入禾中借書廻掉吳門一了坊賈之債度已度秋際冬

相見當在擁爐時矣弟有事種種尙鬱而未抒當如之何

弟雖山遊然時有使者往還幸毋吝時時賜教也

又與源常札

新作妙甚理體識法都備知得于靜修者爲多吾兄循是不已必名家矣令弟文靜秀有體骨者視往時殊浚進矣然弟欲其卽中矣則斟酌華實之間當更商之三折肱知爲良醫弟于此頗有眼在弟所見得時者何有才學不過及鋒而用之若弟輩則不得不歛氣俟時耳非所望于儔妙弟所言又非多買胭脂之謂也見時自當與語并可以意致三令弟也吳子含兄弟當爲新安創見之人此必旦夕鵲起且亦從弟處講求世道不可不與往還回札幸致之以見弟之不浮沉其意也弟近時讀史甚濼每怪李卓

樓山坐遺文

卷之六

十

吾以評水滸傳手眼評史鍾伯敬以評詩歸手眼評史俱
可發一笑吾兄讀書當從此入由史及經是因流溯源若
一切小說都宜置之至于詩之一道弟尤有見然弟以爲
此小道雖不作可也觀楊學博一序見弟論詩之旨耳

道歸堂詩集序

道歸堂集者余子澹心所爲之詩也予讀余子之詩而有感焉曰天下猶有詩哉今天下無人不稱詩而予輒謂其無詩何也其所爲詩者不過皆詩人之弊所謂必至于是者而已未嘗有詩也往者嘉隆之際士大夫名詩者率尙風格于是貌詩之人滿天下近年以來矯其弊者以詩特吾性靈之寄耳自性靈之說勝而并詩之貌寢以不存然則性靈之說非乎夫性亦有所感而動焉者也懽愉者易暢愁苦者多悲涵蘊濃則無溢情之言涉歷真而後其文質皆有所底而吾自見性靈之說爲可久不然非博學深

思者不能知其意是故詩不必專尚風格也繇吾性靄之
不敢過用者然後風格亦有所持而不墜世豈有揆喉成
聲憑意掇拾而又爲不歡之笑無哀之感以自號于世曰
此吾性靄之詩哉予生平爲詩不多擬古蓋懼吾本未有
是而悲愉隨人反之自性實有所不受也獨讀余子詩而
嘉其無一非所自有求所爲悲愉失節言則溢而事無底
者余子無之然後知余子子性情之用濼矣卽詩亦其寄
焉者故曰天下無詩而猶有詩夫微余子天下又安得有
詩也

復程中丞書

偶來敝邑得閣下奉常之報想內之側席方殷耳從此翺
翔樞輔直且晚間事何慶幸如之但恐長江千里一旦去
其所恃而驕鎮亂兵又復擾無虛日無論我襟帶數郡卽
蕪湖萬衆豈能一夕暫遠慈懷耶且賊警狎聞而節鉞忽
易人心惶惑莫知死所卽明公當亦有不能遠爲惹置者
也敝邑之遭屠毒以今較昨猶爲過之適聞方鎮復來而
近城數十里惟有鳥獸窺耳所可自固者惟有鄉落保聚
練一法懲前者賂馬之事雖鄉保皆爲寒心而敝鄉又地
接徽饒居非一姓儻外患不息則內亂必生卽筭輩欲吟

梁父誰其予之若如憲牌向者團練之衆非假以虛名亦誰肯實任而有從弟吳者本出儒生夙稱好義其人誠實忠厚百里歸心箕與劉伯宗浚商莫若懇求閣下俾以守備劄付使行都保之事一旦有急可以自爲捐給以資捍禦且伯宗近欲移家敵鄉箕與之有望衡對宇之樂亦有同舟共濟之心故此請本出公實亦自保其鄉落者也內舉不避箕實有之伏惟鑒允無任感企

與周仲馭書 崇禎十五年

寶應友人湯薦玄弟于倪鴻寶先生贈詩奇其人于楊維
斗坐間定交此兄文武全才也然論事而剛疑其取禍已
卯在白下果以地方事與其邑候角幾致不測時袁臨翁
方以監司蒞任弟作一字于張爾公爾公卽致之臨老遂
多方護持以有今日然臨老真天下有心人也前來此卽
語爾公曰湯生已陷大辟朕我問之道路委非其罪不過
以意氣激昂與本邑令公相失遂陷之至此我必當救之
爾公以其言語弟弟益服臨老爲大人君子向不過以弟
一言而遂不念湯生如此豈我輩爲之友者而坐視不救

恨兄翁已歸無可商量乃使珂爲之奔走聞之維斗以圖
一當弟又思之薦玄性命懸于湯佐平公祖之手公祖仁
人也弟曾相知而不便遽作長箋欲以其事詳之介生俾
共爲一書以致之而更求兄翁多爲之地且助弟一言使
介生痛哭流涕言之則薦玄不但有再生之望必可立致
青雲以報湯公祖耳但恐當事以其令公新選臺中不無
顧慮狀當論湯生之有罪無罪不當論罪湯生者之人勢
無勢也殺人媚人之事決非讀書有心肝者所爲况天地
神明豈可得而欺哉朱家之救季布其言曰此不南走胡
則北走越棄賢人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

墓今湯生天資忠孝決不當以此爲喻狀天下多事如此人者當培植之爲世用而忍終棄哉湯生之事大約與盧次榎相類狀其冤過之其獄中詩文亦過之第嘉隆之際氣誼尙有可觀王莽州李于鱗欲得一救次榎者而平湖陸五臺遂請爲濬令以今思之此三公者豈今人可及哉今人能爲此者弟卽以一瓣香終身奉之矣知兄翁讀弟字至此必當奮袂而起涕下交頤也湯得罪本末自有詳之者今不具但急作一字介生又更爲畫必當之策至望至望張二翁夙知薦玄弟已作書言之馮鄴老又將過雲陽兄翁亦幸言之此兩公到揚州便中一言尤得力幸留

意弟會鄴老時自力懇之也

與楊維斗書 崇禎十五年

弟與仁兄蓋未有濶絕如今之甚者也然有自吳來者輒詢道履知仁兄胸中無時忘弟弟亦何時不神馳左右也今且無暇作寒暄語有一急事仁兄聞之乎寶應湯薦玄向與仁兄稱爲奇人奇才然弟猶記竹林寺一善相者仁兄引之相薦玄謂其先武科而後文科眉間殺氣太重嘗有重禍今其言驗矣薦玄負氣敢擔當今朋友中何可能得而遂以此取罪邑令中以奇禍陷之大辟嗚呼冤矣慘矣揚州之友知其冤而莫能伸其力可援者皆坐視而不發一語嗟乎天下安得有人也弟恨不能先聞聞之于袁

臨侯先生慨惜之語臨老不過從弟與張爾公一言知之也向曾護持今思援救臨老真豪傑矣又幸冒辟疆無心一言而獄稍解辟疆之知薦玄從弟始也辟疆亦豪傑矣必爲薦玄雪其冤脫其罪使爲完人還其故物庶聖明之世無無罪殺士之事而我輩爲朋友者亦得施面目于天下朕此等事豈可望諸泛嘗之友第已作字周仲老又作字介生介生可爲地仲老可爲助仁兄與弟則視力可爲無不爲或作公揭或懇專書雖仁兄澁思熟慮求其必得而後已也此事張爾公已聞之楊機部袁臨侯曾有救援之語今又有仁兄及仲馭介生多方爲計薦玄必生矣臨

書激切憾不能盡暢欲言

湯薦玄先生于壬午浙江中文科又中武科國變後爲
湖湘督撫殉難昔冒辟疆先生書先子史傳本末後載
同人恤難事言先君子一生負氣節篤友誼之切湯公
靖節可見先君知人之哲

孟堅註

與周介生書

崇禎十五年

白下言晤之後已再易裘葛矣有自金沙來者輒聞道履
知今年讀書荆溪前欲從令兄仲老處寄一械而未果然
我輩千里萬里猶若同堂固不以書問之有無爲疎覘知
盟兄亦同此意耳寶應湯薦玄文武才畧江北少雙己卯
之役弟擬爲聯捷而未得朕曾向盟兄深惜之亦慮其負
氣任事不免取禍今果以得罪縣官中法危法陷以非辜
通揚之士知其冤而莫能救蓋以其令公文致之太濶而
囑托之甚重也幸湯佐平公祖心知其冤又以冒辟疆之
言尤動其悔狀而前令新選臺中人情不無顧息嗟乎殺

人媚人此何等世界而可行哉前者數年以宰輔非人峭
罰刻誅遂變生海內至不可解今陽羨情理一役遂率土
騰歡論者爲太平之機已兆于此夫廟堂之上吾君吾相
以平反寬獄解釋罪人爲十五年第一盛事豈一邑之中
而大辟加于負俗之士沉寃見于無罪之人我輩又忍心
恤力不爲一言有何面目尚交天下士哉黃涪翁有言殘
篇斷牘人爭惜之士落窮途入陷穽聞者不憐見者不救
是賢紙上之字而仇腹中之文豈不哀哉弟每誦斯言輒
爲慨歎而熟視同人唯盟兄及令兄仲老頗有同心今幸
湯公祖已知薦玄之寃則薦玄生矣而獄尙未解弟欲致

一長書代白之兼諱之兼懇之而慮其未諒區區公正之
素乞盟兄移字力言之使薦玄得爲完人還其故物不獨
國士之報薦玄優爲之而江南北之士亦誰不誦湯公祖
之諒于不窮而弟與仁兄亦自是得施顏面于聲氣之途
矣言之無任懇切

附左僉都張二無先生與樓山公書

崇禎十五年

留都二載無一善狀惟喜得翁兄暢談差慰平生耳臨岐
載酒遠將垆外以昆上相期弟雖拙劣敢忘斯語抵里日
在病中欲勒八行爲謝逡巡未得翁兄念我時意教言一
度捧讀輒一度欽歎當今雲雷經綸冰雪肝胆誰得似我
次尾者薦玄湯子十年前方弱冠卽在問字之列媿媿談
節義事意色甚壯聞問久稀忽在縲絏脫駿相贖與五千
兵簪恥自不得得之今人翁兄一矢亾江南北大義立振
當事之意不可知然君教可畏衆口難捫應有以竦其魄
矣異時友朋道中可添一則佳話誰謂長干片札不勝溢

本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江五千勁旅乎弟羸疾日甚更苦懸癱僵臥十旬扶病一
出身與世皆不可知朕生死進退之閑早已自決不爲他
人言不能不爲次尾言也廬州失守舊都號號守禦單薄
弟遙念之炎天爲栗賴翁兄爲魯連想維挽有長策乎舟
次淮揚因風寄候不盡願語

與錢牧齋書

天下之士舉有聰明才術者皆以足不到虞山口不稱錢先生爲恥然而真知先生者幾人若不肖則可謂知先生者矣而又足未至虞山此亦有深意則知不肖者又非先生誰望耶天下洵洵非有大度者不能定先生今之大度者矣朕不安東南何論天下先生不出安問東南前者羣彥再升試而輒蹶而獨以東山臥先生此有天意不肖非獨知先生又知天者故亟自浙來與漁仲龍友兩兄浚計之兩兄亦知先生者矣所以三人之見大約相同而壽春之行一語卽合此亦豈非天哉壽春方爲時嚮而又值東

南告急之時事與願借所不必卜但謀事必冀萬全卽昨
龍友之去不肖與漁仲已筭無遺策狀猶須先生自計之
知漁仲札中自能道其詳也倉卒削牘一絲未申嗣有事
遺惟先生其無讓

與冒辟疆三札

讀手教知仁兄愛人以德發于至誠爾止操正論而難爲人受者地若仁兄婉轉激切固使人心嚴而意感矣此卽可以槩仁兄之自爲爲人也朝宗處卽如來論詳勸之彼烈性人當不棄弟言也今後共往天界寺特約之

又

數日知仁兄靜氣精心不敢時溷起居行看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也十六高會自當借光若尊公于旄旣發亦迫赴不及不若以好音當祖道也敝親家孔五兄託尊公宇下萬乞吹噓昨孔玉老書來亦囑及此惟畱意姚北若吳

扶九字希代致之

又

昨見湯薦玄謂與喬侍御有不可解之隙且云老伯與喬有盟誼果爾舍辟疆誰與解也當速爲一啟齒饒舌使得恃以爲安當今天下多事而求伸于子衿以立威名恐亦非所以自愛也弟聞之憤甚經題十日寄覽

樓山堂遺詩題詞

樓山先生文章在韓歐之上忠孝在文陸之間萬世景慶
其人霄漢其節者原不以詩歌古文詞重也迺天下希風
望塵之士國門購賞咸謂一字不可移易每以吉光片羽
等之異香道書此令嗣小山所由輯其遺詩而重梓行世
也先生制義千篇古文百餘卷詩歌萬有餘首灰劫烟飛
多與絳雲同炬此則癸未遊西子湖頭酬唱諸作今人脫
手皆舊先生歷數十載猶新性靈不同於剽擬視啞峒皆
奴僕耳况僮儻如鍾譚者乎客曰杜之秋興白之長恨歌
元之連昌宮詞差足近之余以騷人儼君臣於夫婦湘妃

山鬼雖極其斌媚纏綿而實原於忠愛所謂可群可怨者是也先生至性曠觀天壤雖謔游執手感慨契濶莫不龍掣電發弗可端倪余故卽其一擷而述其大鼎如此小山具八斗才睥睨一世氣誼同王偉元行事又不異嵇延祖每見其搜衷度閣排纒見聞益欲化異同而歸大冶余讀其哭哭集及自序殆能善繼先生而善用之者忠臣之後必有孝子誰謂矢志弗遂與時委蛇者哉

石城後學王仕雲拜誤

吳樓山先生癸未遺詩序

憶辛未夏余客鳩茲會沈崑銅招曰樓山先生暨徐巨源
飲臨江水閣問先生奮髯抵几縱談古今慨然以天下爲
已任余竝立雕欄挹其英詞灑氣疊疊逼人深爲心醉乙
亥秋余遊留都邂逅先生于鷄鳴寺前把袂向旗亭傾尊
道故滯三下始別去翌日先生過余旅舍又復流連痛飲
時蛾賊已破潼關躡楚豫坐嘯者茫如夢寐先生慨歎
獻向余曰英雄稿項死風景泣山河可奈何哉回顧蒼頭
取吳子三策一卷授余蓋爲江南防守計并籌畫中原策
至周也計爾時朝廷下詔蒐奇才異能之士擬滅此朝食

使六臣有憂國奉公者採其闕論力薦而重任之庸詎知
八門五花不足以殲彼鴟張之勢而當塗媚嫉致不得行
其志以展其才畧寃也天步崩摧爰以身殉之九死而不
悔焉嗚呼其真可悲也已昨癸亥春余偶適秋浦從宗子
崔問齋頭晤先生令嗣子班知北走金臺爲若翁編入明
史忠義傳業已得請父爲忠臣子爲孝子於今再見或可
稍慰在天之靈今丙寅秋復晤子班於海陵之詠窩獲讀
先生癸未遺詩覺英詞灑氣勃勃從楮上飛出坐念鳩茲
座上奮髯抵几時忽忽如昨日事耳再語子班海陵非讀
先生詩處當攜向廬陵文山西頭三酌椒漿畢取竹根如

意抗節而歌至痛哭失聲竹石俱碎而後已先生靈爽必
甦爾而笑曰許子其知我也哉作序畢復書李方叔祭東
坡文四語於後曰皇天后土鑒平生忠孝之心名山大川
表宿昔英雄之氣嗚呼悲也

楚遼園老人許承欽漱雪拜草時年

八十二

樓山堂遺詩小引

次尾吳先生領袖文壇宇內宗仰余幼習舉子業心師有年猶未知先生之人也迨於今蓋棺論定

聖朝寬大史館作傳表忠余猶未之知也今丙寅秋先生之長公子班過海陵余得交於同學仙裳黃子宅其貌儼如其意泊如所言皆忠孝廉節之事所交皆忠孝廉節之人余歛容正對久之敘述家世仙裳曰子班廼吳先生繼世傑出之英也因得盡聞所未聞噫嘻昔慕先生而未得見今見子班如見先生矣相與盤桓昕夕倡和詩酒因出先生癸未遺詩一卷相示余讀之不啻振衣千仞睥睨一切

向知先生之文今乃知先生之人尙不知先生之詩又如
此其高深無際度越群流也卽此數首中包羅萬象該括
古今本之於至誠惻怛出之以溫厚和平詩云乎哉余益
知先生之人矣益知先生之心矣先生真離富貴貧賤生
死外獨存天地正氣者要而論之先生固百世師豈僅稱
節義文章爲一代之完人也哉仙裳曰然書以識之

海陵後學沈喬生沐手敬識

樓山堂癸未遺詩

貴池吳應箕箬

贈陶考功英人

吏部南京官獨閒十日九過叩荆關念君留滯不自得顧
我蓬蒿亦解顏眼前齷齪何忍見烽烟况復滿塵囂已知
共謹據高位一時閔默點清班起憤時事還抱膝衝齋冷
落嘗辛艱把卷牀頭看狼藉輪杯林樹瀉潺湲我欲勸君
君大咲公卿只須學鈍頑不然金陵之事亦急矣誰復過
問謝公山

蕭伯闇久客南中予亦移家相近感事投贈

懷抱念隆中相逢道自同
望衡交汝爾憂國感窮通
駘蕩方春日遊離寄遠鴻
看君猶寂寞忘我亦飄蓬

矢題

鄒滿字鶯峰寺前小閣

隔自林稍出蒼茫雨更宜
到門猶水泊極目盡烟疑
客有王猷好人原鄒子
吹牆東如可借或恐遂棲遲

寓淨慈寺

三次客錢塘酬茗苦未了
雖爲西湖遊嘗覺俗情擾
空有好南山不復窮窈窕
今來淨慈巔背室崗巒遶
開軒萬竹腰結閣千章杪
微霰瀉黃昏寒嵐滴清曉
愛此忘寂寥足音喜見少
有客拏輕舟挈我同覽眺
居山時臨流水天益

覺渺數見不能鮮此意契言表

陳臥子司李招飲南山

知君作吏本牢騷客裡相招氣轉豪
秋到樓臺千樹肅杯
邨南北兩峯高湖頭暝色侵殘夜
天外浮雲抵濁醪細語
詩篇殊自勝猶餘清興勸林臯

淨慈雨中顧子方吳子舍見憶

蕭寺初來欲閉門滿湖風雨隔原村
一秋作客空山靜二
子懷人古道存已耻蝕蠻爭小角
敢同高鳥笑卑喧紛紛
葉下僧皆積遲爾荒涼好共論

南山連朝風雨東仁和令

西湖一曲南山寺十載三來未厭頻敢謂令君有重客却
從僧舍學閒人飛樓不解遊方倦風雨應知氣狗親爲問
鳴絃何自靜城頭姑射舊嶙峋

荅子舍

丹山鳴雙鳳高聲驚里耳賞音豈徒然誼譚不再起仲也
先橫秋伯猶紛內美劇切敦歲寒達識忘通否詎意千載
來王風今草委羊質披豹文蒼蔚賤芳芷西北苦干戈東
南灾木紙殺氣瀰詞場所在競彼已子來增浩嘆吾衰誠
已矣投我好詩篇覽之生附喜夙昔未嘗忘考祥視終履
天空意氣深踈戚無違邇木落湖南山澹淡錢塘水

中秋子含漢集韻羽兄弟携尊雲山樓同子方時夜

月蝕

作客偶同秋開尊卽勝遊唱酬家自足寥廓友相求明月
光沉水神仙居好樓天涯歎此夕暝色坐中流

其二

爲問湖中色無如此夜奇憑高能指點極望喜參差兵火
傳猶劇蕭條氣亦悲有歌不廢和相倚是鄉離

其三

淡黯今宵月寒光已薄襟他鄉誰聚首我友盡知心詩必
中郎嘆才成季子林酒杯飛木末欲起夜沉陰

朱雲子望子兄弟江樓待潮不至望子作圖來贈雲
子書詩其上

露下臯亭木葉紛清秋高興更一機雲海觀豈爲臨洋嘆濤
勢還從妙墨聞滿目烟波閒把贈橫空鴻雁不離群千年
未盡西江怒遲爾南風幾日醺

見僧無生室中列石頗佳

南山竹石能藏寺愛爾堦前石更佳自與磬鐘同作供偏
宜門徑但編柴烟雲不盡來相護林壑悠然好入懷寄語
無生須惜無生公臺畔已成靈

和尚港阻風

滄上江兵驚傳南京失磯書於佛閣上

憑空佛閣俯長流側坐高危勢若浮一息波濤江萬里十

年噴淡孤舟已問濟水橫中國况說烽烟蔽上游

沛爲水壩

時賊破荆襄而左兵又東下

我亦欲乘風直去猶然窮港狎鷺鷗

其二

莫說江南尚太平亂離今復見陪京卽傳空國登陴守難
使輕舟破浪行風力但能留倦客天河何日洗驕兵柳條
欲舞花初發無意傍堦聽早鶯

張九山給諫還朝遇 不屈死

天寶末年胡驕恣范陽羯鼓動天地二十四郡從風靡乃
有睢陽憤氣義百戰不屈罵賊死談者至今揮涕淚給練

豈其苗裔哉身爲羈旅時勢異此馭纔及濟臨城忽雲屯數萬騎公爲痛哭書捍禦守者昏然如夢醉須臾城陷公被執髮上指冠爲裂背顯鬚刀鋸其如節妻妾曰死爾刀鋸爲逼降至萬端浩然肯死無一視爲臣死忠妻死節就義從容卽造次公昔直聲震天下近年遷謫倫顯預諫草已化爲碧血千載雷霆護綠字嗚呼海內干戈更幾年奔北屈降比肩至江漢累累皆僞官世間那識羞耻事我過秦望招公魂臨風弔古增長喟丈夫肯爲不義生嗟呼

呼
公志

不孝男孟堅泣血編緝